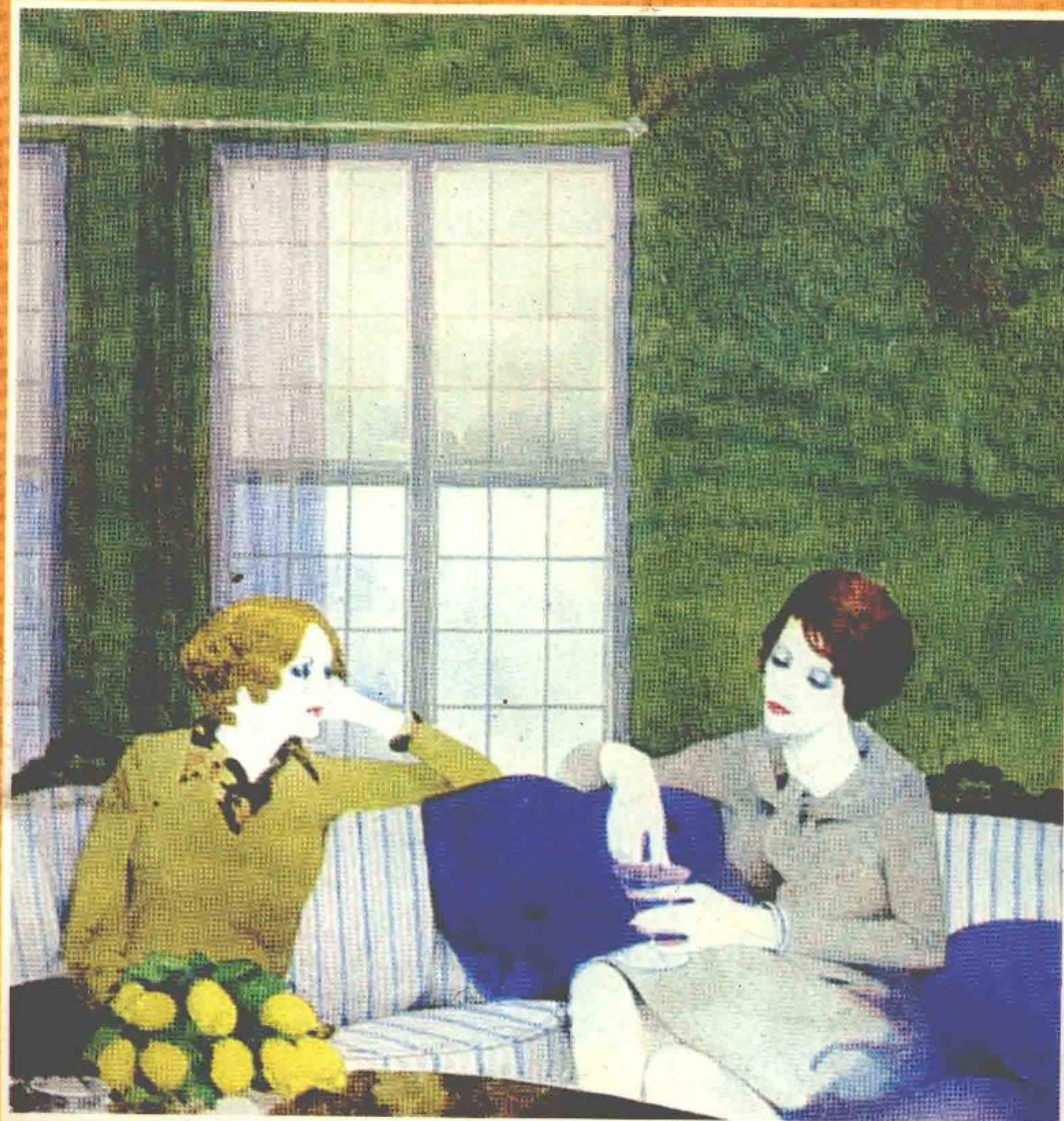


#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謝瑤玲 譯





# 皇冠

##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〇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八〇

### 親密關係

#### TERMS OF ENDEARMENT

原 著：LARRY McMURTRY  
譯 者：謝 瑤 玲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 及 餘  
趙爾心·雲 芳·陳冕華·余國芳  
林錦華·林少岩·科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李倩宜·姜恩鄉·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壁人·楊莒琴

校 對：曹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25861號  
執照字號

第一版：中華 照丁說：中 四 月  
這一版：中華 照丁說 一版：中 十 十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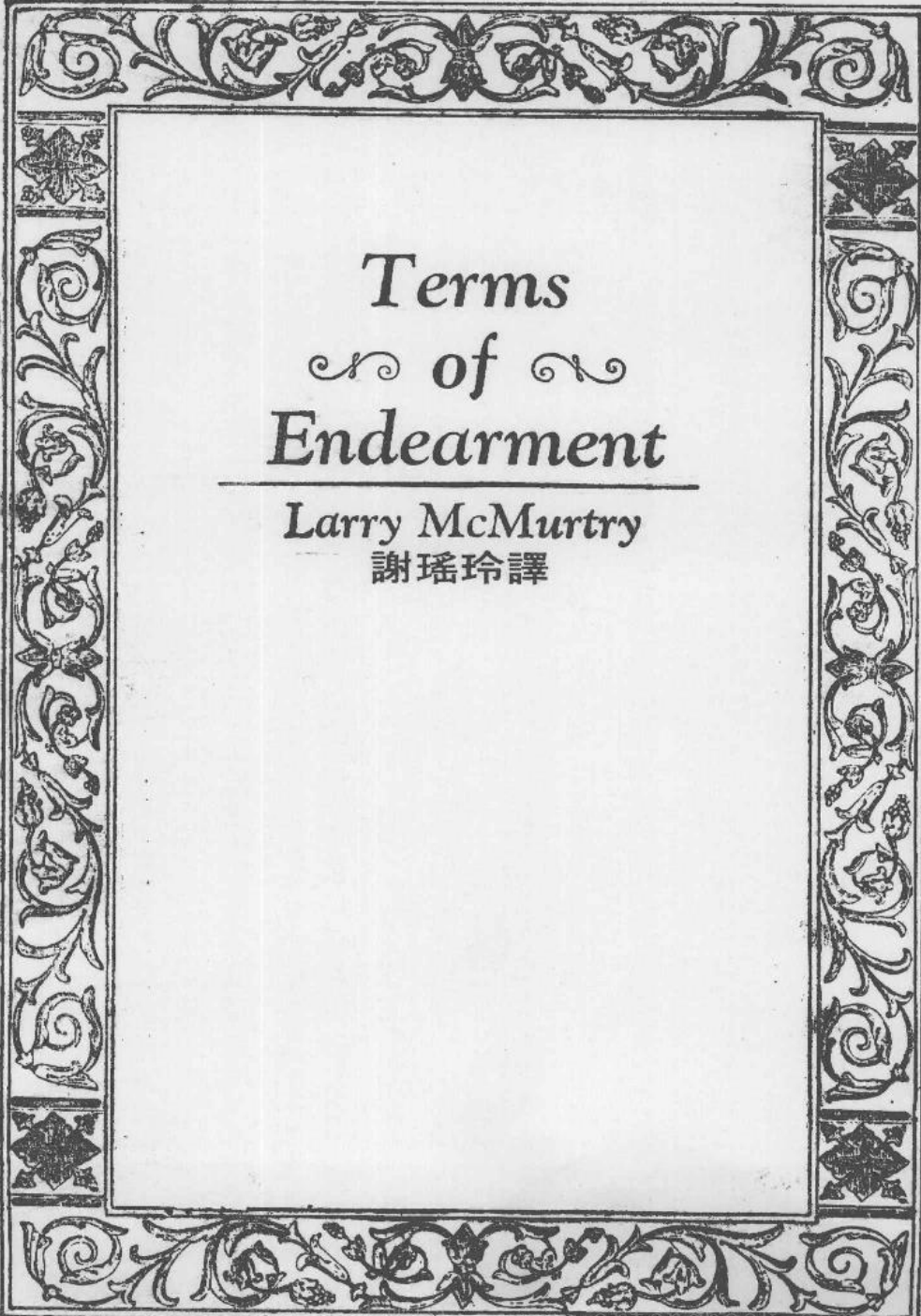
本書定價：新台幣110元



當代名著精選180

親密關係





*Terms  
of  
Endearment*

---

*Larry McMurtry*  
謝瑤玲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梁實秋

翻譯是件苦差事，能力高的人多半不肯做，能力差的人一定做不好。可是我們需要翻譯，因為能直接讀外文書的人畢竟不多，略通外文也不易體會得原作的妙處。翻譯的作品，開拓我們的胸襟，推廣我們的視野，是現代人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

可譯之書甚多，當代小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小說的重要性已漸取代詩與戲劇的地位。皇冠「當代名著精選」就是以介紹歐美暢銷

小說為目標。先是參考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金榜」，然後加以抉擇淘汰，故謂之精選。

「一本書能暢銷，必有其能暢銷的道理。那道理若能長久的顛撲不破，那本書便會長久的存在，不僅是暢銷一時。能暢銷一時，也可以說是一本書成為經典之作所經過的一種測驗。有那麼多的人喝采叫好的書，決錯不了。現代的讀衆的程度已不同於往昔，能欣賞「魚子醬」的人很多，能屬和「陽春白雪」的人也不少。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於兩年之間出版了一百種，每星期出版一冊，主持者和翻譯者的眼力、魄力、精力、毅力，只可以用 Hecchi-lean (巨大絕倫) 一字來形容。令人十分欽佩。

## 主要人物表

艾拉·葛林威 (Aurora Greenway)

——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却極具魅力及智慧的寡婦。

愛瑪 (Emma)

——艾拉的女兒，善良、內向、早婚。她的婚姻一直不為母親所贊同。

蘿西 (Rosie)

——受僱於艾拉二十餘年的女僕，已成為葛林威家的一份子。

弗雷·湯馬士 (Frap Thomas)

——愛瑪的丈夫，一個懦弱、懶散、執迷不悟的知識份子。

佩西·柯拉 (Patsy Clark)

——愛瑪的好友，頗重修飾，是弗雷暗戀的對象。

羅士·鄧普 (Royce Dunlop)

——蘿西的丈夫，一個怯懦又愛喝啤酒的胖子。

亞伯特 (Alberto)

——艾拉的情人之一，義大利熱那亞人，曾是成功的歌唱家。

赫特·史考 (Hector Scott)

——退休的將軍，大戰時指揮過坦克車聯隊，脾氣暴躁。

維曼·杜荷 (Vernon Dalhart)

——石油界的大亨，但善良、忠厚，深愛艾拉。

丹尼·戴克 (Danny Deck)

——愛瑪的舊情人，一個年輕而有才華的記者。

山姆·彭恩 (Sam Burns)

——愛瑪的情人，塊頭很大，神情憂鬱的銀行家。



# 第一部 愛瑪的母親

一九六二年

『她常讓我覺得我有點荒謬。』艾拉說：『也許就是因此我才會對她百般挑剔。事實上……』



# 第一部 愛瑪的母親

一九六二年

『她常讓我覺得我有點荒謬。』艾拉說：『也許就是因此我才會對她百般挑剔。事實上……』

## 第一章

### 1

「婚姻成功與否多半和女人有關，」葛林威太太說。

「不見得。」愛瑪說，頭也不擡。她坐在客廳裏整理一堆洗乾淨的衣物。

「通常有關。」葛林威太太說，換上了比較嚴肅的表情，緊抿著雙唇，皺著眉頭。愛瑪又開始變得滿不在乎的了——一種規範的破壞——而她總是企圖以嚴肅的表情來面對任何規範的破壞，即使是短暫的。

她知道嚴肅並不合適她，至少不全然合適。而她也知道得很清楚，她——艾拉·葛林威不是那種做不相稱事情的人，除非職責所迫。而奇怪的是——對她們兩個人來說皆然——愛瑪是她的女兒，但她做事却謹守職責。

艾拉的臉算得上是豐滿，經歷了四十九年在她看來是充滿懊惱和失望的歲月，她仍能經常使自己看來怡然自得的樣子。需要表現嚴肅的臉部肌肉，由於疏於使用，似乎已不太聽使喚，然而，不管怎麼樣，必要的時候，她仍然可以顯得十分嚴肅。她的額頭很高，顴骨有力，她的藍眼睛——通常十分夢幻，在愛瑪看來則是一種空洞的滿足——可以頓時充滿了怒火。

有這種情況下，她覺得只需微微的皺皺眉頭就可以了。

「我看你那堆衣服裏恐怕沒有一件像樣的。」她說，帶著輕微高傲的鄙視。

「不錯，一件都沒，」愛瑪說：「是一堆繃巴巴的衣服。不過，仍然可以使我免於赤身露體。」

「我倒希望你別跟我提赤身露體這幾個字。我現在所關心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艾拉說。嚴肅久了，她的眉毛倦了，嘴唇也累了，於是她讓自己放鬆，意識到自己已經盡了母親的責任。可惜的是她的女兒固執的不肯擡頭，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變化。但這就是愛瑪，她從來不曾適當的留意。

「幹嘛不能說赤身露體？」愛瑪問，擡起頭來。她的母親把雙指放進一杯喝剩的茶裏，把一塊尚未完全融化的冰塊拿起來，邊吸著冰塊邊看女兒工作。要讓愛瑪重生罪惡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是她僅剩的母職，她津津有味地執行著。

「我知道你有很多巧妙的辭彙，」她說，嘴裏的冰塊已經融化了，「不過也不需要浪費在裸體這個題目上。同時，你也知道，我守寡已經三年了，我不希望別人提醒我這種事情。」

「太荒謬了，」愛瑪說。她母親心平氣和的拿起另一塊冰塊。如她自己所形容的，她悠閒的、慵懶的躺在愛瑪古老的藍色沙發上，穿著一件在義大利買的寬鬆的粉紅色家居長袍，看起來，和往常一樣，有點心不在焉，又有一種自以為是的快樂——比她，愛瑪想，或其他任何有權快樂的人還要快樂。

「愛瑪，你真的應該節食，」艾拉說：「你真是個不安協的人，親愛的。我希望你知道我相——當煩惱。」

「爲什麼？」愛瑪說，在衣服堆裏翻攪。又有幾隻襪子配不成對。

「相——當煩惱，」艾拉重複，生怕女兒的耳朵有問題。她說「相當」的時候，特別加強她的波士頓音。愛瑪，基於她對精確的興趣——她非淑女的特質之一——則會堅持那不過是新哈芬的口音。不過這種堅持對艾拉通常不會起什麼作用。波士頓是她的專利，她希望自己特別強調的波士頓口音可以產生較大的效果。如果他們在波士頓，或者新哈芬，或者任何其他生活可以被掌握的地方，她無疑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她們兩個人，母親與女兒，是在愛瑪德州、休士頓燥熱的、悶人的、狹小的客



廳裏，在這裏加強的波士頓音激不起一絲漣漪。愛瑪繼續心煩意亂的數著櫃子。

「你又開始變得滿不在乎的了，」艾拉說：「你對你的外表漠不關心，你幹嘛不節食？」

「吃可以使我心情不這麼沮喪，」愛瑪說：「你幹嘛不停止買衣服？你是我認識的人裏面，唯一一樣東西都有七十五件的人。」

「我們家裏的女人一直都以她們的衣服爲傲，」艾拉說，「除了你以外。我不是裁縫師，我也不準備自己做衣服。」

「我知道你不想。」愛瑪說。她穿著一件牛仔褲和一件她先生的套頭衫。

「你的上衣真是難看，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艾拉說：「它應該是給黑人的小孩，而不是我女兒穿的。我當然要買衣服。選擇高雅的衣服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消遣。」

她說著，將下顎高舉。當她爲自己辯護時，她總喜歡加上一點尊嚴的姿態。愛瑪絕少被影響，她此時的表情有點挑戰的味道。

「七十五件高雅的衣服是一種消遣，」愛瑪說。「至於是否高雅我就不敢說了。不管怎樣，你的女性問題如何了？」

「停止！別說這個！」艾拉說。她憤怒的坐起身來，弄得舊的沙發椅嘎嘎作響。

「好啦！」愛瑪說：「老天！你告訴我你要去看醫生。我不過問問。你也不需要毀掉我的沙發。」

「你大可不必提這個問題，」艾拉說，真的懊惱了。她的下嘴唇顫抖著。她並不是那種一本正經的女人，但近來只要提到性，她就會不舒服，彷彿她的一生都錯了。她不喜歡這種感覺。

「你太荒謬了，」愛瑪說：「你幹嘛非要這麼敏感不可？我們要不要談一談？」

「我沒病，如果你非知道不可的話，」艾拉說：「一點也沒。」她把杯子舉起來。「不過，我倒想再來一點冰茶。」

愛瑪嘆了一口氣，拿起杯子，站起身來，離開客廳。

艾拉又躺下，幾乎是憂鬱的。她感到心情低落的一天又到來了。愛瑪從沒有想到過她的需要——